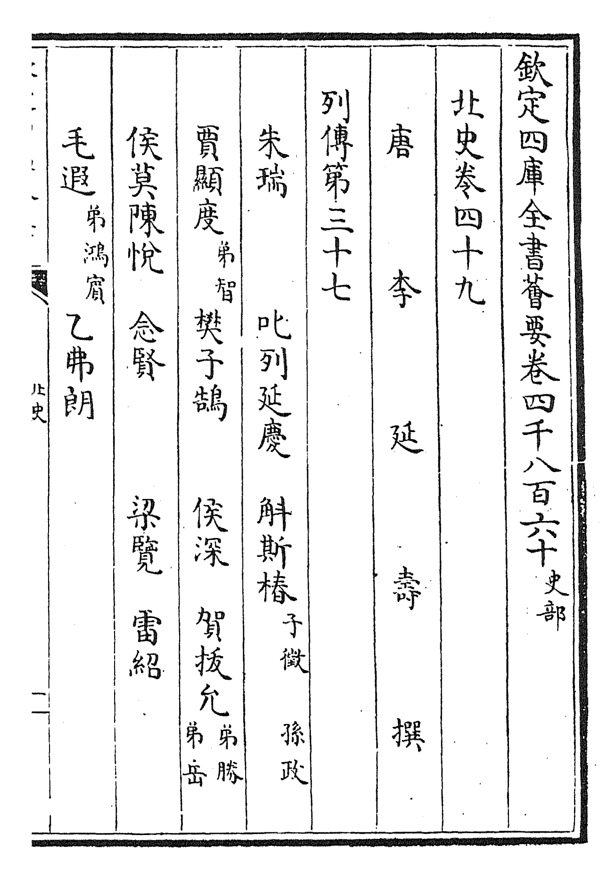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 史部

北史卷四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並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尒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黄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内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

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
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
從内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尒朱
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
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尒朱天光擁
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
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
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

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尒朱世隆姊故被尒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賍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

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攺封

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為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

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說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

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竝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尒朱約為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因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

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閤已下員别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别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黄門

侍郎楊寛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

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貲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

徵字士亮博涉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

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燕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徽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徽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徽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徽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徽經有

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
青衿行束修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為夫子儒者榮
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内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
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
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宫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
臣議之徵與内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
許帝之為太子也宫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譴
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

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徽議之徽駮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饗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禍

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愼哉案譯之所爲不師古始

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

已充廟廷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修廊

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

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

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迴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

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

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脩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拂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

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怋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鏁至京師

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臠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

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

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决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尒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恣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

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
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
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徙代父興平城
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子鵠逢
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
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
直齊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

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尒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

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

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

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

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

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

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

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

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

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兖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内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失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

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尒朱榮路
中遇寇身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
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
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
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
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
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

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尋為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介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深所敗元曄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

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尒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兖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莱王貴平使信往来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懐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書深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

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遲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于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刼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刼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

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賞獎

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

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

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

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

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

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

懷朔度拔父子並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

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陁興和末齊神武並

名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勑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

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

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

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

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

彧以懷朔被圍之急彧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

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

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鈎復遣勝出覘武川
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
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
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
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
又隷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
下為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
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

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

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宫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衆旅不多何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悦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

將軍及尒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尒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内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

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巳勒兵不進勝以其携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荆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

洏北諡為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荆州州人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

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奔追至河上仍與李弼别攻河東略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

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矟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

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寃飛賊庭以報恩遇爾周文覧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

游池中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悦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録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

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壞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壞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强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

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兵甲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决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為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乃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

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栅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栅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

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

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細川使太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

絶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皆悉阬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欵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効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

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趨平凉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于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

是皆欵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凉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間岳及侯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

牀鳴其類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尒朱榮榮引為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

天光下隴元暉立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
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
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隴右諸軍事仍燕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
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
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凉
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
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

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紿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趨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巳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决言下隴後恐為人見乃

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益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

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
稱後以破衛可瑰功除别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
尒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
永熙中孝武以賢為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
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為秦州刺史加
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
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
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

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部落酋帥曽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為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

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二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梁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盛脩甲仗入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㕣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晧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公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大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

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

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

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燕敬信佛道遺勑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歛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秘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絶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搆逆遐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

索馮迎接復於馬祗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入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内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貲産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

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鴻賓大鼻眼多鬚鬢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氐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倜儻不拘小節兄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

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鄉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十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

車駕西幸漿粮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寳遐養之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鬬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于野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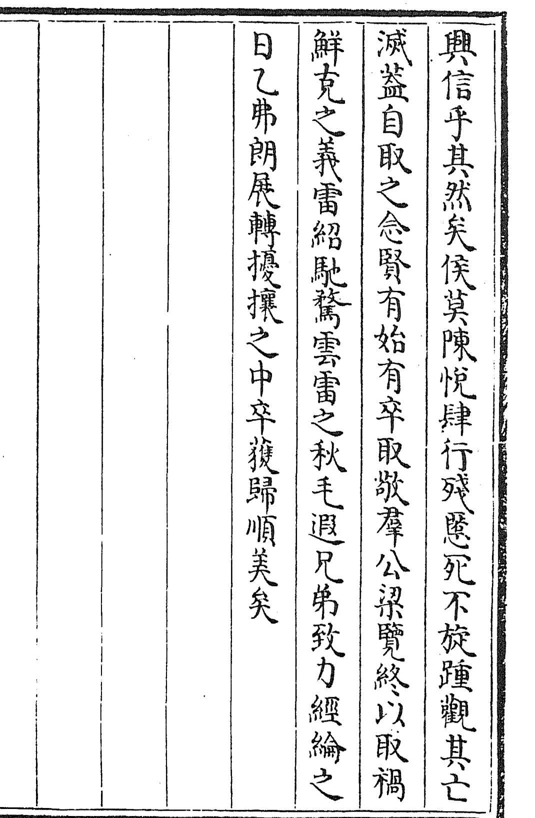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

代後因家上樂馬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
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
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為
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內大都督及
帝西入詔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
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束生散令朗法
服之使入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
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拍牀而便氣盡

贈太尉子鳳位宫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
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
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强
記以夔襄任巳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
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
顯智樊子鵠侯深等並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
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

允兄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並邀時投隙展効立
功始則委質尒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
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
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
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
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
勳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
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



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殘慝死不旋踵觀其亡滅盖自取之念賢有始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馳騖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北史卷四十九

北史卷四十九考證

賀拔允弟勝傳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免當係先字之訛

勝弟岳傳乃請尒朱氏一人為元帥○請監本訛謂今改從南本

梁覽傳歷梁河二州刺史○梁南本作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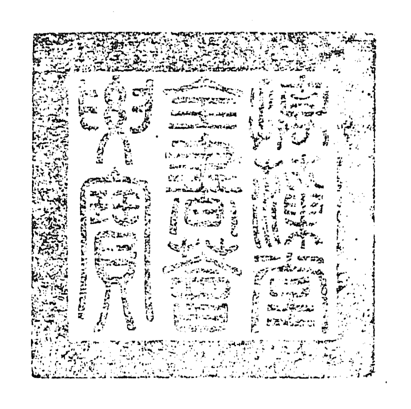
毛遐傳咸陽太守韋遂時為都督○遂南本作邃

史臣論周文藉以開基○藉監本作籍今從南本

北史卷四十九考證

謹案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忽聞局上詨然有聲按

魏書詨作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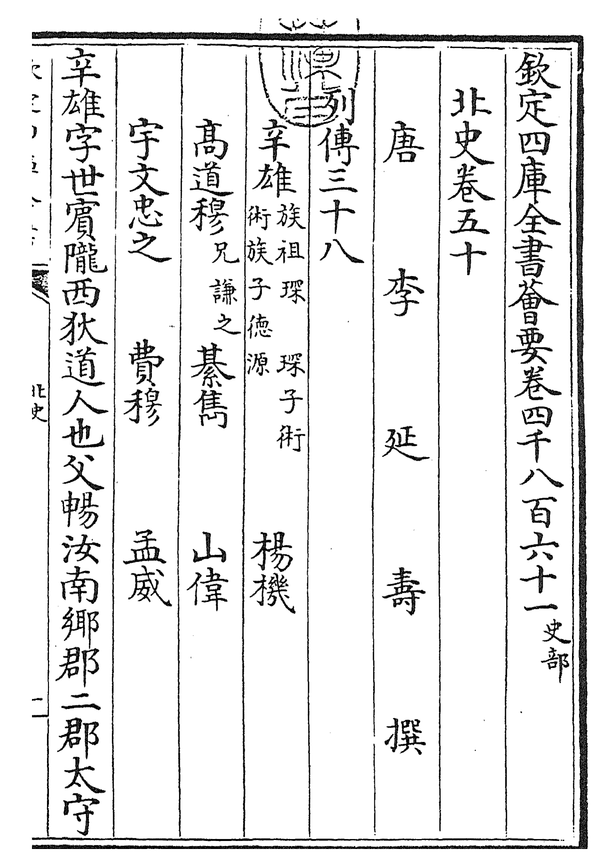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北史卷五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三十八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賔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

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謇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

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寛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美左僕射蕭寳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

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愍懃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駮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為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

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濵逢非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直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塲豈猒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縣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

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為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及尒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亾未知孝莊曰寧失亾而用之可失

存而不用矛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闗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亾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䰟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

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慝不能守正論
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熈末兼
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
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
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躭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
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
涉文史温良雅正初為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
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

坐免官後為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為荆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見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

乗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孝莊還宫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廵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落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内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邑中中正永熈三年除河内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遂疲弊宜代吾執河内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

簒攻之不剋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

族祖琛

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南

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
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
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寛雅有度量涉
獵經史喜慍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
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勲書時李
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
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為山南行
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所劫害贈

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

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

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

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

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

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

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懐帝敗沒

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

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

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衎故衎以進焉尋徵為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弊也疎袁叔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衎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衎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

嘗令衎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衎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衎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議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

子閻卿尚書郎閻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孝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沉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覧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為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逖

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晩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逈起逆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潛

為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
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
源每於務隟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
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
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
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叔珍
之少有氣俠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
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

軍

楊機字顯畧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

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幷記其事理歷司州别駕清河内史河北太守並有能名永熈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聦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嗣遂以崇繼牧

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
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强禦縣内肅然卒贈滄
州刺史謚曰成道遷移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
流儁士幼孤事兄如父毋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
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
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遷奏記求
用於匡匡遂引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正光中出
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

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為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凡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

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尒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虵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門道穆外執直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

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
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
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
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
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
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
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
上殆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

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

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

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

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寛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旁怨從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戰於大夏

門北道務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
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
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
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務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
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
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道務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
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

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
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
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
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
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
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
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

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

頗自屏心詔付外量間謙之又上䟽以為自正光以來邉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畏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囬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頋望誰肯申聞敝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尚保妻

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傜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復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曰謙之有學藝除為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

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
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髠黥
奴婢常稱俱禀人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
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
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
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
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者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
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

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

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乗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獘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財助邉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法既興錢獘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祆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

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别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既還

本姓以謹之繼沮渠氏

綦儁字檦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為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黄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恩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

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氊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强美容貌身

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而收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因奏立勲附隊令各
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乂德美又
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
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
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尒朱
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宫仍除偉給
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
兵郎李奂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

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彦海崔深

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綦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

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責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為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為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

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主婆羅門

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邉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欵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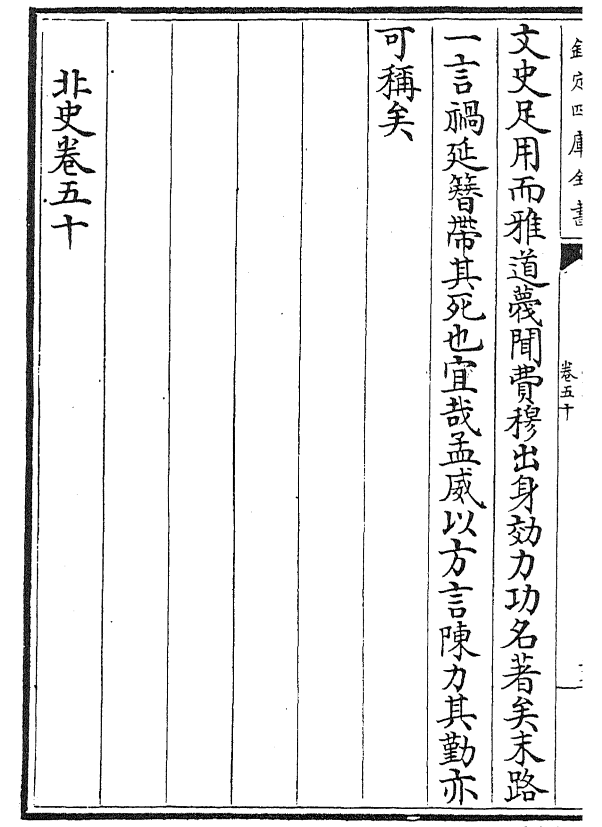
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
穆招集離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
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尒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
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
侍後袄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
軍擊破之及尒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
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
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

順人心故令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
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
不得度太行而内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
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進
封趙平郡公為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
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將擊顥穆
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
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宫贈侍中司

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子恂嗣

論曰辛雄吏能歷職琛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源雅業無虧並素門之所德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



文史足用而雅道叢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北史卷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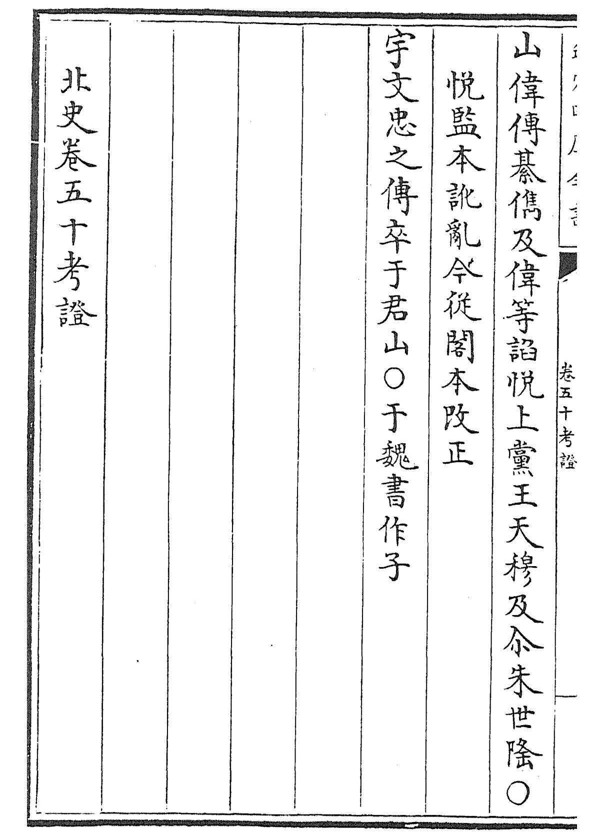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考證

辛雄傳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復監本訛服今改從魏書

高恭之傳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陽關魏書作開陽又陽監本作楊今從南本

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淑監本訛叔今從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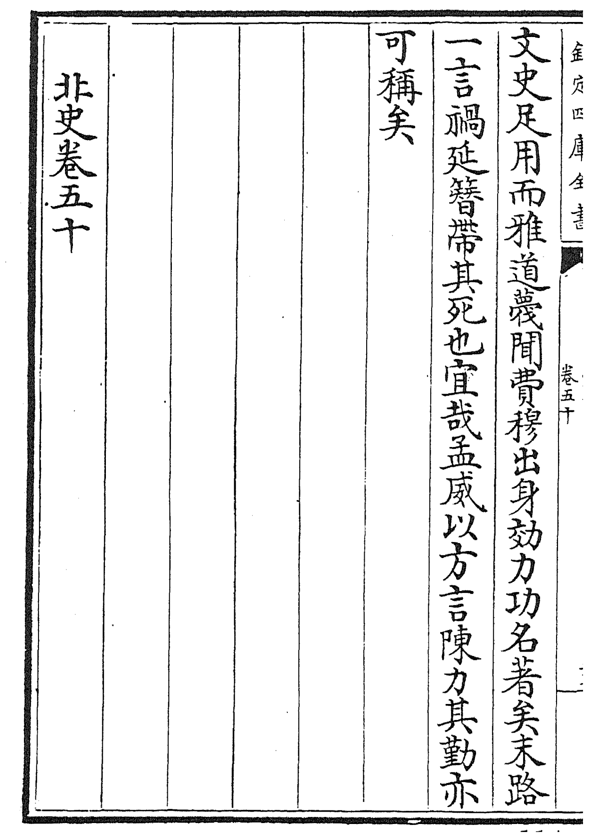
謙之傳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佞監本訛伎今從南本



山偉傳綦儁及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悅監本訛亂今從閣本改正

宇文忠之傳卒于君山○于魏書作子

北史卷五十考證



文史足用而雅道䝉間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北史卷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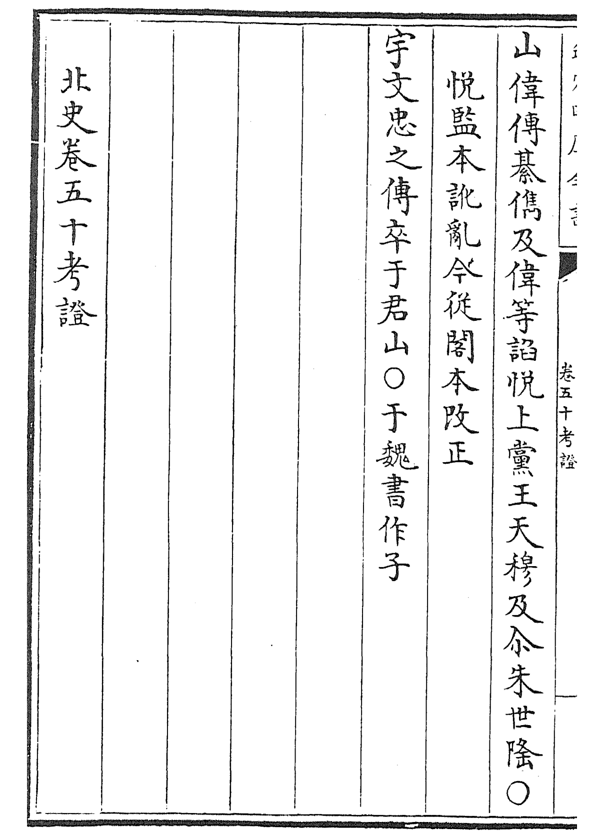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考證

辛雄傳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復監本訛服今改從魏書

高恭之傳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陽關魏書作開陽又陽監本作楊今從南本

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淑監本訛叔今從閣本

謙之傳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佞監本訛伎今從南本



山偉傳綦儁及偉等諂悅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悅監本訛亂今從閣本改正

宇文忠之傳卒于君山○于魏書作子

北史卷五十考證